

施玮 ●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当我使他的目光一下子落住时，发觉  
刚才红墙的一切都是设想的。

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一下子坐  
在我面前……

我的声音低沉中带着一丝哀。

已经逝去的时间和那时光中的  
人怎么可以再出现？迷失了的他，  
带着谁也有困

的倦，突然出现在这偏僻角落，像  
我苦熬不和所信，自己今天的生活  
中，有哪瞬间

终于可以给他呢？究竟是有……但我  
的心比别时分明完全空着，究竟  
为了这瞬间人  
和一段感情空着。

长 篇 小 说

# 红墙

白玉兰

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01 8000

01 8000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01 8000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# 红墙白玉兰

施玮 著

王卫设计

王卫设计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01 8000

01 8000

01 8000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01 8000

封面设计：王卫，目录设计：王卫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墙白玉兰 / 施玮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 
2008.10  
ISBN 978-7-5043-5586-7

I. 红… II. 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96805号

红墙白玉兰

施 玮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刘 媛

装帧设计 北京陈旭亮设计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
邮 编 100045

网 址 www.crtip.com.cn

电子信箱 crtp8@sina.com

---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150(千)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5586-7

定 价 28.80元

---

(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)





## (上篇) 红 墙



## 第一块砖

当我被他的目光一下罩住时，

发觉刚才忙乱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。

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一下子坐在我面前……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（音乐渐起）



当我被他的目光一下罩住时，发觉刚才忙乱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。

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一下子坐在我面前……

我的声音迷茫中带着天真。

已经逝去的时光和那时光中的人怎么可以再出现？消失了的他，带着与他有关的情，突然出现在这个时空里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自己今天的生活中，有哪个空处可以给他呢？完全没有……但我的心此刻却分明完全空着，完全是为了这个男人和一段感情空着。

怎么好像还在睡梦里？时差还没倒过来？他问。

脸红了。我也觉得自己的心好像真的无法从梦中一脚踏出来。

怎么会？回国快一个月了。

为什么一直不找我？为什么到最后几天才找我？

以为找不到……怕……找到的不再是你……

我的眼前浮起紫烟的面容，但我不想在此刻提到她。

找不到的人突然被找到，突然就坐在你面前，是不是吓你一跳。

他笑着看我，并不在乎我的语无伦次。他的笑容里有了一份欣慰，一份满足，一份渐渐的安定。仿佛我们从没有分开过，仿佛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没有间断过，仍然无需解释，仍然有着一一种在语言之外的“懂得”。

脸上掠过一阵温热，从唇角到眉梢，飞快地慌张地掠过，好像一只跑过旷野晨雪的兔子。似乎一生都没这么容易羞涩，我尽力地将滚烫的心思贴近那雪，渴望细数一遍细碎、若有若无的痕迹。杨修平，这个男人就坐在我对面，但我的心却惯性地穿过他，好像穿过虚无的影子，面对着旷野苍白的雪，面对着消散在雪野中打捞不着的踪迹……

是。我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。我低着头又补充了一句，因为找不到。



我相信会见到！

真的？

真的！

为什么？

不为什么。

……

我们三两个字地对着话，断断续续，都几乎没吃什么，然后时间就到了。

我下午要上班。

不能请假吗？

不能。

那我们还再见吗？

当然！我晚上下班后去找你。你到时告诉我在哪。

嗯。

我答应着，却不知道这个下午怎么安排。虽然走前这几天有很多事需要办，但现在一件都想不起来。

杨修平和我在路口分手时，我突然对他说，电话号码是紫烟给我的。在洛杉矶机场。

他抬眼看着我，眼神是空白的。

只是偶然遇上，她，孩子的爸爸。

修平的头低了一下，转眼看着路上的行人说，世界真小。然后，他的声音就像在沼泽中。所以……你才会来找我？他没有回头看我，怅然的忧郁隐隐漫过来，浮在他向着我的四分之二脸颊上，既而，只剩四分之一。

我想说自己一直想找到他，我想说并非是因为知道了那一切。但我也无法否认那个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影响，是紫烟打开了当年她系上的结，一个庸常的结。今天

我会拨通修平的数字，这勇气真来自于爱？难道真的没有内疚、后悔的成分？没有……我只能看着他无言以对。

修平转回头来，重新热切地看着我。说，不管怎样，我又看到了你。我要走了，晚上见。

他轻轻放开一直拉着我的手，转头走。

我看他随着人群过马路，感觉被他放开的手在渐渐冷却。天真冷！我把手插进呢裙的口袋中。修平的身形还是很宽，宽松的运动型短风衣在身后鼓起来。我还是记不得他的脸。

站在人群中，淡驼色大衣上，雪白的细绒围巾轻轻拂动，觉得自己仿佛是浪尖转瞬就会消失的飞沫。想象着他避开人流，站在路那边的树荫下回头看我；想象着他的心突然很痛；想象着他会立刻跑过马路，将我一把抱进怀里，用尽全力地抱，把我嵌进他的身体中去……

双脚一动未动，等再动时，它们带着我，走向不同的方向。

## 2

我回中国的日子，每天都会接到丈夫的电话。有时清楚得就像同在一个城市，甚至仅隔了一条街。每次翻开电话盖时就看到他的眼睛、身体，仿佛站在他面前。他对我是熟知的，并且让我知道这种熟知。我常常想做一些或者仅在心中幻想一些超出他“熟知”范围的事，然而丈夫的“意志”（可以用这个词吧？）完全地覆盖了我的想象力。这让我觉得沮丧并愤怒，觉得自己像个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齐天大圣。

喂。丈夫的声音从来都是那么淡定。

我找到了修平。我说。



是吗？呵呵……丈夫没有一点吃惊，仍然笑声爽朗。都十几年了，你把他挖出来干嘛？

我不喜欢他用这个“挖”字，好像是从地里挖出个遗漏的萝卜、地瓜什么的。他和过去一样吗？丈夫问。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对待我一切的感情问题，婚前婚后都一样。这让我所有的“生生死死”，都带上了儿戏的嫌疑。

差不多吧……我又面对了门前的这座山，丈夫成了我人生命运的代表，山那边的情形与我毫无关系。我不想再说修平的事了。

坐在冰冷的石头上，背靠着红漆剥落的木柱，从鼓楼公园山顶上望下去，是那条他刚刚穿过的路。路很宽，黑黑的人头聚在斑马线的两边，涌过来，涌过去，形成一架时断时续的浮桥。十多年来，他的话就那么几句，在我心里隐现回旋。而现在，修平的声音，却像大群傍晚的燕子，杂乱地飞翔穿梭在我里面。

丈夫如海似乎能看见我脸上和心里的表情，他开始说起别的事。某某向我问好，某某问我何时回来，等等。被我留在美国的生活，拖拖杂杂地随着听筒里的风声，散步般不紧不慢地涌过来。

今天风很大。外面的风不知怎么也刮进电波里，给丈夫的声音添上了“距离”的背景。我一边走回茶社，一边想着丈夫的名字。如果没有这个男人，我和修平会怎样呢？

风声静了，丈夫的声音重新变得无比亲近。他轮廓分明的脸出现在我面前，依然是那么明亮。我不得不承认这张脸确实是自己少女时代的梦想。

### 3

夜，黑净了。

咖啡馆里客人不多。杨修平和我面对面坐着，静默失语。我们各自向后仰靠在沙发上，从容地让往昔丝丝缕缕，细细地渗出来。

我侧脸看着窗子，看着窗玻璃印出的他。

修平隔着缓缓飘散的烟看我……我好像是他一直在找的一把钥匙，一把打开梦与现实之间那道囚门的钥匙。但，他也只是看着我。

他的目光直接地看到我里面，照亮了那个隐密的不肯愈合的伤口。他的存在仿佛是我命运中的一个漩涡、一个黑洞，把我吸进去。

服务员来了一下又走开了，是根不愿被我抓住的稻草。我被他里面的呼唤卷裹着，时光、记忆、意志、理性都分崩离析。十多年的时光，一片片剥离，快得让我感觉不到痛。

埋藏在深处的情感，浮凸出来，以从未有过的赤裸让我惊慌、感动。这个男人的渴望顷刻间完全涨满了我，我僵着脖子不能回头去看他，等他说一句随便什么话。

现在还常常头痛吗？修平以为自己找到一句适当的话，但却一脚跨入了记忆。十多年来，我两侧太阳穴上脆弱、微温，神经质的颤动，仍留在他的指尖吗？

我抬眼看他，一丝只有他能感觉到的微笑轻风般拂上去，眼帘缓缓地垂了垂。他的眼睛又看见了我，那个端着酒杯在人群后面看他的我。他把夹着烟的手微微抬一下表示问好，并询问我要不要来一支时，我的表情就是这样。眼睛细长，线条智慧

而柔和，眼帘缓缓垂下又升起……后来他说，像白鸽子的翅膀，优美温暖。

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当修平穿过人群走向我时，他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在走向我，无限地向往。然而，他只是为我点了支烟，又走向人群的另一边。没有说一句话，我俩隔着许多喧哗兴奋的男女，互相

望着，尽量慢地吸完那支烟。

……

修平从自己口袋里拿出包烟，抽了支递过来。我有点为难地看着他递过来的烟，没接。抬头对他说：我不吸烟。

他的手没有收回，很固执。我记得你以前吸的。

我早就不再吸烟了，有一天突然没了那种需要。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呢？我自己也说不清。但我最后还是接了面前的这支烟，不再是为了烟雾的遮盖，不再是为了烟雾的温暖，而只是顺从地让命运带我回来。回到这个递给我烟的男人面前，允许他再为我点燃。

等我犹豫着浅浅吸了口后，修平看着泛出红的烟头心里松口气，刚才那个在他眼里不真实的我，终于真实了。

我了解他的心思，吸了一口就不再吸，看着他，宽容地笑了笑，眼神在问：放心了？

十四年，彼此几乎毫无音讯，然而现在竟突然面对面地坐着。当修平和我借着这支烟彼此验证了真实后，就同时移开目光。

我一直在找你。修平的眼睛盯着窗外的那几杆竹子。

我也是。我把目光移来看着他，总觉得这人不会是杨修平。杨修平已经消失了，消失的事物都不应该重新出现。

我给你母亲家寄过贺年片。他将目光试着移回来，但走了一半又回去了。说，那年你二十九岁。

那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离开，去了很远。等母亲告诉我时已经过了那一年。

我当然记得二十九岁的约定，但我不想让话题进入任何危险的领域。而事实上，我俩之间根本就没有安全区。

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，你没回。我说。

我到美国后给母亲打过电话，母亲什么也没说。一个多月后，是中国的大年初一，丈夫仍然去上班，美国不过中国的春节。父亲出门拜客了，母亲正好有点累，躺在家里看电视，接到我电话很开心。

母女俩握着一根线的两端，母亲再三地问女儿和女婿生活的好吗？我说当然好，你知道如海那个人的。母亲又一再地让我珍惜这好，然后，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了那张名信片。当单纯的母亲把这件老伴不让说的事说完后，我平平静静地向她要了地址，说毕竟是朋友，来年圣诞会回张贺卡，母亲总算松了口气。

当天，我就趴在厨房连向客厅的台子上写信。

真的？我怎么没收到？

修平是那种不撒谎的男人，但这种男人有时带给女人的却是失落与忧伤。

也许是你地址有问题……我说着心里猛然有种冲动，脱口而出，为什么不早点联系？

我想，总得有个名目才好寄卡片吧？他说的很认真，我突然觉得好笑，只是笑不出来。

十四年前你为什么要突然消失？

我又看见那扇黑着的窗子，失落的惊慌与痛，迅速地隐隐泛起，我还以为它们早就不存在了。

我怎么会消失？修平的声音很飘忽。我不知道你在上海，我去找你了。

那个晚上，你宿舍的灯没亮，后来一直没再亮……我只是自言自语地说，并不想辨清事实，我们之间太多的事说不清。真实总是走在墙的另一边，平行走着却看不见，只能凭声音猜测。

你奶奶她好吗？

她死了。

哪年？

你走的那年。

4

她长了一张干瘦的脸，很长，凹着弯进去以免显得更长。她的眼睛很锐利，里面瞬息万变又恒定冷清。她盯着我的时候，我就像被催眠一般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她说她是我，百年后的我？现在的我？

每次遇见她，身体中一些原本睡着的事物会突然被唤醒，并颤栗。幸好她更多看的是人以外的事物，她不看我。当然，我更不需要看她。每次她的眼光移到我身上时，我都觉得被抽空、被抹杀了。

那次我见到她时，她坐在林子里一棵断树上，是个老人。

树是被闪电劈断的，很老，中间都空了，裸出来骨头般的白。断处和横卧的主杆上有些焦黑的痕迹，插在地里的枝梢竟又生发出一根新枝。她用鸡爪般黑瘦的手指，掰碎树干上的蘑菇喂鸡，那样子像是在掰碎天上的云饼喂灵魂。我猜自己在天国是饲养员的身份，这也与地上写作的身份相吻合。

我在旁边站了许久，她却好像不知道。

这蘑菇不会有毒吗？话一出口，便无端地慌乱。

它们习惯了。她的回答很平静，好像我们一直在闲聊。乌黑黄褐间杂的鸡们似乎为了印证她的话，吃得格外镇定、悠闲。她说，它们不挑剔。命贱些好，好活！她拍拍手上的碎末站起来。

没想到老人的个子那么高，那双好像挂在乌褐色老竹杆上的眼睛，从人头顶上看下来。

你们结不了婚的。



我们果然结不了婚。

我说这话时服务小姐正好送茶来，她很好奇地看看我们，呆在那里竟忘了走，似乎在等一段故事。我抬眼安安静静地看她，她就红了脸，忙忙地走开。

老人说这句话时，我的眼睛也是这么故意安静地看着鸡，丑陋杂毛的鸡们走在她旁边，一点都不想避开。其中一只跛着乌黑的脚，似乎了解这句话里一切的隐密。我后来一直在想这句话，分辨是咒语还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。

修平根本不在意，说奶奶常讲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他看不见老人里面的我，或者说他也看不见老人里面的他？又或者，是不想看见吧……预言与事实并行着向无限处延伸，命运的轨道……

老人一回到家，就在一张架得很高的木板床上躺下。傍晚暖色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我发现老人的鼻头圆圆的，非常平庸柔和，完全是个普通老祖母的鼻子。那个我已经走了，留下了那句话。但那句话并不属于躺在床上的人，修平让我不要记恨奶奶，我觉得他很奇怪。

鸡们都进了窝，没有一只探一下头的。天还没黑净，残阳猛然敛去，快下雨了，云，浓浓淡淡地变幻着让人想入非非。我在浓浓淡淡的云间，依稀看见了点什么，修平的身影却挡在中间。

我一直很想念你。

他的脸向着我，粗散的阔眉凝在山峦上，没有浓黑到可以转瞬间风起云涌，不顾一切地倾下瓢泼大雨。但却凝滞着，黯然着。那种揪心的痛，不肯散去也不肯转亮。

在这乌云之下，他的眼睛，边沿微红，一道打开的记忆，一道裂在心上的口子。泉涌般汨汨不断地述说，或者又是一字不能说，只是流着看不见的泪，缓缓浸湿我心里的那张白纸，显出纸上的字来。

这神情是我熟悉又陌生的。它们一直注视着我，在一种幻觉的世界里向我不断地传递着渴望，仿佛一句诗溢满我的灵魂。然而，这种眼神却是第一次在现实中面向